



# 鬼 話

上官慧劍

「本來囉，人和鬼的距離，也只是你和我的距離一樣，你說是麼？判官！」

羅八，我的老搭檔，總是這樣叱喝我。

羅八，這位怪朋友，本身就是介乎人與鬼之間的人物，這種人在北方話管他叫「陰差」。這怪差事連科學家也弄不透，他們加他一個學名：叫他「陰陽兩棲人」！

「喂，我說，羅八哥，當然囉，在你當然囉，我可搞不清。」

「啫啫，判官！你看，我閉上眼皮就看到鬼啦。它們和人一樣，什麼性格的傢伙都有，啫啫，你看，是麼？」羅八說着便把眼睛閉上了，躺在藤椅上，似乎他又在和鬼談話了。

羅八和我在一起，不談別的，專談鬼，像談論某一種人一般的談論着它們，我感覺有點茫然！

我有時拿「科學時代」決定「鬼」無法存在的理論去說服他，而他都以「科學總不能和事實鬧僵局」來駁我，我也只好認輸，因為他本身就是科學的叛逆，鬼的差人。

今天，他很興奮，他說他又要和鬼談話。他說，鬼有時比人還善良些；他抓鬼時，只用一根頭髮就把它們扣了來，而抓人常常帶一把

鐵索子也鎖不住。他說「鬼」像個「綠頭蒼蠅」，很有意思。

他經常在夜裡抓鬼，日裡抓人，人們管他叫抓鬼的人，抓人的鬼；他不但是個「陰差」，還是個我們陽世刑警，弄得人怕他，鬼也恨他，他就是這麼個怪人，怪得叫人舌頭打不轉灣！

「喂，判官！你聽是不聽；今天我抓個走私的，幾乎比抓一打鬼還難。所以，到這晚才有個閒空來找你，你聽着，我昨夜又抓了四個鬼，四個壞鬼。……」

這傢伙從此就打開了話匣子了，簡直說得我發笑，發麻，最後使我覺得心酸。

他閉着眼，嘴裡冒着烟圈，滿像個催眠術者，慢吞吞地囁語着：

「鬼，什麼玩意都有，水鬼，吊死鬼，病鬼，勢利鬼，吝嗇鬼，冒失鬼，凶鬼，男鬼，女鬼，……啫啫，什麼鬼都不怪，就有四種鬼頂怪！」羅八閉着眼，自言自語地。

「啫啫，你說是不是，這四種鬼當中，我先說第一種，獨脚鬼；……」

「有那麼一天，我可記不準是那一天，我奉了我們頭兒——閻王的手令去抓一個獨脚鬼。

「這個鬼可怪透，其實，它本來倒可用兩隻脚走路，但它偏要用

一隻脚走，它把兩條腿只一併就成一條獨腿啦，你說怪不怪？」

「那天把他拴得來，只用我一根頭髮就整得它衣服貼貼的。那天，我牽着向它：「喂，獨脚鬼，你為啥兩隻脚不走路，偏要用一隻脚走？不整死人？」

「那倒不是那麼說」，它說：「一隻脚比兩隻脚走得痛快些，一蹦就是丈把遠，怪好玩，我就愛這個調調兒。」

「喂，差爺，你看，我弄給你看看！」它兩隻脚只一碰，不知怎的兩隻脚，就答的併攏，成了一隻脚，像條人魚，蹦蹦，我幾乎趕不上啦，我說：「喂，慢點着，這倒真怪！」

「這很簡單」，那鬼說，「只要我心裡那麼一想就合攏了，很簡單。」

「喂，羅八！你這怪物準騙人」，我插上去大吼，「天下那有這種怪事？」

「要不是這麼怪，就算不得鬼囉！」

「哦哦，難道真的，那麼它犯的啥罪，你要抓它！」

「嚇！罪可大囉！就是犯的罪，光禿禿。」

「我弄不透，怎麼辦法，你說說瞧？」

「你聽着，判官！其實人世上這種鬼也很多。他說，『就比方，一個人好高騖遠，投機取巧；有的連人也沒做正，就想當領袖；自己國家裡不呆，光在外國空嚷嚷；在一個政府之下搞不好，要第二勢

力，第三勢力，這就叫蹦蹦，比方李宗仁，張治中……之流的，也還有些壞教徒，蹦蹦出了佛教；他們全犯的罪，將來總逃不了我用頭髮扣他。」

他說着樂樂地大笑起來，我以為這很公平，很合理，同時我也深怕自己犯了罪就糟了，我很寒心。

「第二種鬼了」。我顫慄着說。

「第二種鬼，老實鬼，像一攤泥，只有兩尺來高，倒有一丈平方那麼大一堆。」

「老實鬼，是被別人欺侮掉下來的，自己站不起，別人也扶它不起來，這種鬼犯的軟罪，閻王也不饒它。」

「比方說，這類鬼，生就軟骨頭，一棒打不出屁來，一針刺不出血，一頓臭罵，連個反應都沒有，終天賠別人笑臉，這不是忍辱，這只是受活罪，你看囉，人世上也多了呢。比方現在的邱吉耳，尼黑魯，……之類的，就犯上這些軟罪，閻王遲早要請他們去嚐鋼叉味兒。」

羅八一口氣說完。我心裡只舒服得癢。

「喂，第三種鬼，第三種鬼呢？」

「第三種鬼嘛，是——長嘴鬼！」

「長嘴！有多麼長？」

「三尺，是尖傢伙，像個鑷子，前尖後粗！」

「這麼怪？」

「唔唔，這種鬼嘛，犯的尖酸，這尖酸要就不咬人，如果一咬就從腦袋直鑽到屁股尖，被咬的人便完到底！」

「這種鬼不但吃人，還愛吃人血，那張尖嘴一插進人體，不要三分鐘，準把入血吸光，這張嘴插進牛肚裡，牛血也得光，插到那裡，那裡血光，油水光，什麼都光！」

「好乖！這麼狠！」我伸伸舌頭。

「就這麼狠，可是犯的罪也就大得多，閻王專請它吃火，活活燒得它成一攤灰！」

「這種鬼人世也有，比方說：政治掮客，還有重利商人，走私犯子，貪污官吏，高利貸者，都犯這種罪，尖酸，他們光想尖着嘴吃人，這種人將來結局也和長嘴鬼一樣，總要被火活活燒死，燒成一攤灰！」

羅八說完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他說：「像這種鬼，人世多得如猴毛，倒不易抓」。言下不禁感慨系之。

「第四種就更不平凡了」，羅八說：「第四種鬼，是窮鬼！」

「窮鬼？窮倒並不怪呀！」我

：「這種鬼，因為沒有心，所以就沒良心，沒肝肺，不講理，賣國，害民，不認祖宗，殺親淫妹，簡直是個獸性，還一天說好的，騙人，連英國人都受了騙。這種鬼不光肚裡空，還裝些壞主義，吞些毒水，弄一肚子陰謀，伎倆，災禍，鬭爭，殘殺的念頭，這種鬼犯的就是這種缺乏維他命多種——人性——的窮罪，壞得到骨髓，這種鬼，什麼鬼都怕它三分，就是人不怕它，不

還有一種人怕它，怕鬼的人頂怕它。這種鬼，閻王給它一個劍罪，劍得稀糊爛碎，你聽着，像牛克司，馬克司，司達林，裂林，死後都是這種鬼。

「在今天活着的，馬麟可夫，毛澤東，周恩來，金日成，胡志明，都犯這種罪，他們把別人國度吞了做附庸，自己再做別人的附庸，一天還說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』，你說騙不騙人？這些共產黨徒，將來死後，總少不了閻王一劍！」

「好傢伙，這些鬼這般利害，怎麼辦！」我說：「假如人世充滿這種鬼，那不就完蛋？」

「不，不」羅八說：「這些鬼不會長，這些人也不會長；他們遲早總逃不了『因果』那一關。

「另外，有一種好鬼，我要例外說一說。」

「什麼鬼？」

「善鬼，全是些沒好好修行的出家人，在家人之流的。」

得够，有時還做點子壞事，念點什麼天母，地母，的鬼經，所以就罰作善鬼。

「這些鬼，在鬼城還有加功的機會，有的還能回到佛國去。」

「像我，有個出家朋友心海，他最近就要回到佛國去了。他在去佛國之前，什麼事都清楚，鬼這就遠不如他了，鬼都捧他，都想拽他衣襟上西天！」

「喂！我說姓羅的，我有個事你能不能打聽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，你要再到鬼城時，你替我問問心海，我那個出家的老婆芬利，可在佛國有沒有份兒？」

「那行，那行，明天就辦！」說着，說着，這小子說得連口水都乾了，他爬起來一溜歪斜地走了。

過了兩個禮拜，我在一家茶室中碰上了他，他正在辦一件案子。

「我問他：『羅八爺我托你的事，如何了？』」

「哦哦，幾乎忘了，其實心海剛告訴我。」

「我說。」

「你的老婆嘛，倒是個真正學佛者，心海說

過，他知道她在佛國裡已訂了座位，人還沒去，聽說她現在臺灣一個小寺院裡閉關！」

「真的」，我說：「她閉關了。」

「她要還俗就糟了，準訂不到位子」他瞪住我說。

「謝謝天，我倖好沒強迫她還俗，否則……將來我還得拖她一把在佛國裡掛個名兒呢。」

「你真幸運，有這麼個好老婆你看我，有一天準打下地獄！」羅八說着，就噙着頭噙了，噙得難聽死。

「別哭！別哭！我說羅八，你全說的鬼話啊！」

「本來是啊」，羅八沒哭完，就接着說：「其實，今天這個人世有幾個人說過人話呢……」

羅八很悲傷，我則感覺茫然若失，我深深為這個末法時代而又所謂「科學時代」的人心捏一把汗！

### 佛化春聯十二對 李炳南

- 一、最吉金人能語默
- 二、真慈持地但心平
- 三、業靜觀皆是善
- 四、五倫攸叙獨能敦
- 五、門映柳川千疊綠
- 六、心薰蓮界六時香
- 七、仁樂山而智樂水
- 八、儒其面而佛其心
- 九、漢唐國粹崇三寶
- 十、閩粵華宗聯一家
- 十一、邦家合治民方泰
- 十二、福慧雙修果始圓